

福樓拜短篇小說集

福樓拜短篇小說集

一顆簡單的心

有五十年光景，主教橋的太太們，羨嫉歐班太太有全福這樣一個女僕。

一年爲了一百佛郎，她下廚房，收拾屋子，撚針線、洗衣服、熨衣服，還知道套馬、填家禽、製牛油，對她主婦而且忠心到底——主婦又不是一個隨和人。

她嫁給一個沒有產業的美少年，一八〇九年的開始就死了，給她留下兩個極其幼小的嬰孩，另外還有一堆債務。沒有法子，她賣掉她的房產，只有杜克的田莊和翟佛司的田莊沒有賣，每年租金最多也就是五千佛郎，於是她離開她聖木南的房子，住到一所花費較小的祖房，正在市場後身。

這所房子，上面覆了一層青石，恰好介乎一條小巷和一條通到河邊的小街。房裏地面高低不平，一不留神，就踏了腳。一間窄小的過道隔開廚房和「飯廳」，歐班太太整天坐在飯廳，靠近窗戶，一把麥稈編織的大椅裏面。沿

着白漆板壁，擺了八張桃心木小椅。在晴雨表下面，是一張舊鋼琴，上面高高疊了一堆匣子和紙夾。黃石的壁爐，路易十五的樣式，兩旁一邊擺着一把靠背氈椅。正中是一座鐘，象形一座維司達（註一）的神廟——因為地板比花園還要低，房裏全有點兒溼。

第一層樓，先是『太太』的寢室，極其寬大，裱糊了一種老蒼的花紙，掛着一幀『老爺』的畫像，一身貴冑的服裝。這連着一間較小的屋子，裏面是兩張沒有褥墊的小牀。再過去就是客廳，永久關着一屋的木器，全蓋着一張布單子。隨後是一個過道，通到一間書房；一張大烏木書桌，三面圍着一張書架，格子上擺滿了書和廢紙。牆上兩道迴環的走邊也看不見了，遮在一些當年盛日的遺念與過時的奢華之下：鋼筆的白描，水粉的風景，與歐莊的木刻。（註二）一個對着田野的天窗，照亮二層樓全福的屋子。

天一亮她就起來，怕錯過了彌撒，然後一直到晚，工作不停；於是，晚餐完了，碗碟放妥，大門關好，把劈柴埋在灰爐底下，手裏數着念珠，她就當着竈火睡着了。和人講價錢，她比誰也死心眼兒。說到乾淨，盆子罐兒的光滑，別的女僕看了，只有絕望。日子過的仔細，她喫飯慢騰騰的，用手指從桌面拾起她的麵包渣子——一塊十二磅重的麵包，特別爲她烤的，足夠二十天用。

一整季她都是一條印花布帕子，用針從背後別住，一頂藏住她頭髮的帽子，一雙灰襪子，一條紅圍裙，同時在短袖的小襖上面，繫了一塊涎布，類似醫院的看護婦。

她的臉是瘦瘦的，聲音尖尖的。二十五歲，人家會看做四十。一上五十左右，她就沒有了年紀——而且永久沈

住氣，直直的身子，整齊的姿勢，倒像一個木頭人做活，怪機械的。

二

猶如別人，她有她愛情的故事。

她父親，一個泥瓦匠，從鷹架子上，一跤攢死的。隨後她母親去了世，姊妹流離失所，一個農夫收留下她，年紀小，用來管地裏的母牛。穿的又破又爛，她直是打冷戰，渴了，就伏下身喝泥塘裏的水；什麼也不為，就挨一頓打；最後還叫人攆出大門，說她偷了三十蘇（註三）其實是冤枉。她來到另一家田場，料理院裏的家禽，主人歡喜她，又招同伴嫉妬。

八月有一晚晌（她那時十八歲）他們帶她上高勒鎮的會，一下子她就迷亂了，樂聲的嘈雜，樹裏的燈火，服飾的光怪陸離，花邊，金十字勳章，同時跳躍的人羣，簡直驚呆了她。她怯生生地閃在一旁，只見一個年輕人，樣子好像有錢，兩肘倚住車轅，吸着煙，過來邀她跳舞。他為她買蘋果酒、咖啡、點心，一塊綢手絹，於是自以為她猜出他的意思，請求伴她回去。走到蕎麥地的交頭，他猛地扳騎她。她一害怕，叫喚起來，他只好走開。

又一晚晌，在去寶孟的大路上，她想趕過一輛紆徐而行的裝草的大車，就在擦過輪子的時候，她認出戴奧道。他安安靜靜地走到她面前，說她應當饒恕他，因為這是「喝多了的罪過。」

她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，一心只想逃開。

他馬上談起收成和區裏的摺紳，他父親離開高勒鎮，來到艾高的田莊，所以他們如今成了鄰居。她脫口而出——呵！

他接着說家裏要他成家。其實他不著急，等自己好好看中一個女人。她低下了頭，然後他問她，有沒有想到嫁人。她微笑着說，取笑人沒有好處。

——沒有的話，我向你發誓！

於是他伸出左臂，圍住她的腰；她一邊走，一邊任他擁抱；他們放慢了步。風是柔柔的，星星熠熠着，一大車的草在他們前面搖曳着；四匹馬悠着步子，揚起塵土。隨後，不用吆喝，牠們往右轉了過去。他又抱了她一回。她在陰影裏面消失掉。

接着下一個星期，戴奧道約她出來幽會。

在空地的深處，在一堵牆的後面，在一棵孤獨獨的樹底下，他們相會。她不像小姐們那樣天真——牲口早就教會了她；——然而理性和羞恥的本能擋住她失足。這種抵抗激起戴奧道的愛情，於是爲了滿足愛情起見（或者也許誠懇地），他說起娶她。她不敢驟然相信，他賭下大咒。

過了不久，他說事由不妙；他父母去年給他買了一個替身（註四）但是說不定那一天，人家就會再要他；提起當兵他就害怕。全福把這種怯懦看做一種多情的證明；她加倍愛他。晚晌她溜出來；到了幽會的地點，戴奧道一會兒是擔憂，一會兒是央求，鬧的她怪難受的。

最後，他告訴她，說他親自去縣裏打聽打聽，等到下禮拜天，十一點半夜之間，他帶回消息來。

到了鐘點，她跑去會她的情人。

沒有看見他，她見到他一位朋友。

他告訴她，她不用再想見他。戴奧道爲了避免徵役，已經娶了杜克的一位極其有錢的老婦人，勒胡塞太太。

這是一陣狂了似的悲傷。她撲到地面，一壁哭喊，一壁呼喚老天，一個人在田野整整號到天亮。隨後她回到田莊，說她有意不幹了；於是等到月梢，支了工錢，她用手巾包住她所有的零碎，來到主教橋。

在客店前面，她向一位戴着一頂寡婦風帽的太太打聽，原來她正在尋找一個廚娘。年輕女孩子知不了多少，可是她的樣子很想幹，要的又少，歐班太太臨尾道：

——好了，我就用你！

一刻鐘以後，全福住到她家。

起初她生活在這裏，戰戰兢兢，不說「一家一個樣子」，就是「老爺」的記憶也主有。一切保羅同維爾吉妮，一個七歲，一個不到四歲，她看來好像玉做的，珍貴極了；她馬背着他們，只有歐班太太不許她隨時親他們，折了她的氣，不過她覺得快樂，環境的溫謐溶掉她的憂鬱。

每逢星期四，總有親友來鬪紙牌。全福事先預備好了牌同腳爐。他們準八點鐘到，不等十一點響就告辭。

每逢星期一早晨，住在穿堂的擺舊貨攤子的，在地上鋪起他的爛鐵。隨即鎮上充滿了一種嗡嗡的聲音，裏面

還攪着馬嘶、羊叫、豬哼和街車吱扎的響聲，快到正午，就在趕集最熱鬧的時辰，便見一個身體高大的農夫，鉤鼻子，帶簷兒帽子往後一歪，正是翟佛司的佃夫羅布蘭。相隔不久，——就輪到杜克的佃夫李耶巴來了，又小，又紅，又胖，穿着一件灰短上身，綁着皮裹腿，上面還有刺馬蹄。

兩個人帶了些雞和乾酪，獻給他們的地主。全福回回戳破他們的狡詐；他們臨走敬服極了她。

有一時期，格洛芒維侯爵常來歐班太太家裏做客。這是她一個長輩親戚（註五）因為荒唐，鬧的一貧如洗，如今住在法萊絲他最後的一塊地上。他來總在用午飯的時候，帶着一條可怕的毛毛狗，爪子弄髒了所有的傢俱。他用力擺出一個上流人的樣子，甚至於每次講到「先嚴」習以為常，總要摘下帽子，不過酒卻一杯一杯斟個不住，說的也盡是些不三不四。全福客客氣氣把他推搡到外頭：

——够分兒了，格洛芒維老爺！留到下午罷！

於是她關上了大門。

她歡歡喜喜地給布萊先生開門。他做過律師。他的白領巾，他的禿頭，他襯衫的花結，他寬闊的棕大衣，他開鼻煙時胳膊的圓轉，他整個的爲人讓她不知如何是好，就和我們驟然見到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一樣。

因為經營「太太」的產業，有好幾點鐘他不得不同她關在「老爺」的書房，不過他總怕遺累自己，極其敬重官吏，而且自命精通拉丁文。

他送了孩子們一套成本的彩色地圖，要用一種有趣的方式教導他們。上面印着世界各種的景物，頭上梳着

羽毛的野人劫了一位小姐的猴子沙漠地的拜都安（註六）中了叉的鯨魚等等。

保羅把這些圖畫一一講給全福聽。這要算她一生文學方面的教育。

孩子們的教育另請屠姚擔任，一個在縣衙門做事的可憐蟲，寫的一手好字，就愛在靴子上磨刀。天氣晴和的日子，全家一早就去了翟佛司田莊。

院子是斜的，房子就在當中；海遠遠望去，彷彿一個灰點子。

全福從筐子取出一片一片的冷肉；一家人就在牛乳房隔壁的屋子用着午餐。舊日的別墅如今只有這一間留下來。牆上的紙破破爛爛的，一經吹動，就要抖擻。回想當年，歐班太太不由垂下前額；孩子們也不敢言語。

她說：

——你們玩玩去呀！

他們走了開。

保羅爬上倉房，捉鳥兒，在池邊打水漂，或者用手杖敲大桶，鼓一樣地響着。

維爾吉妮喂兔子，撲上去採矢車菊，兩條腿跑的飛快，她的小繡花褲子也露出來。

秋天有一晚，他們穿過牧場回家。

上弦月照着一部分的天空，同時一片霧縠飄浮在杜克的羊腸小道上。好些牛，躺在草地，靜靜看着這四個人過去。臨到第三個牧場，有些立了起來，隨即當着他們攏成一個圈子。

全福說：

——不用怕！

然後呢喃着一種歌調似的東西，她撫摸着最近一隻的脊背；牠扭回身子，下餘跟牠學着。但是，穿到鄰近一個牧場，一聲可怕的牛叫響了起來。這是一隻公牛，正好被霧掩住。牠走向這兩個女人來，歐班太太提腳要跑。

——不！慢一點！

不過他們的步子放快了，後面洪明的呼吸越聽越近了。牠的蹄子，彷彿鐵鏈子，敲着地面的草響；現在牠簡直跑起來了！全福回過身，抓起兩把土，朝牠的眼睛扔過去。牠低下頭，搖着犄角，氣的一邊抖擻，一邊可怕地叫着。歐班太太帶着兩個小孩子，來到牧場盡頭，心慌意亂，不知如何跳下高崗纔好。全福總在公牛前面倒退着，不斷用泥草打瞎牠的眼睛，同時她喊着：

——你們快點兒快點兒！

歐班太太推着維爾吉妮，隨後保羅，溜下了溝塹，好幾次要爬上又跌了下來，終於破膽上到地面。

公牛把全福逼到圍欄前面；牠的口沫濺上她的臉，再一秒鐘牠就頂了她。不遲不早，她恰好從兩根棍子中間鑽出去，於是這龐大的畜牲，大喫一驚，收住了腿。

這件事，好多年，成爲主教橋的談資之一。全福一點不覺得驕傲，根本就沒有想到她做下什麼了不起的事。

維爾吉妮完全佔住她的心——因爲自從這場驚恐以後，她神經上得了一種病，浦巴爾大夫建議到土鎮行

那時候，到士鎮行海水浴的人們並不多。好像要出一趟遠門，歐班太太向人打聽，請教布萊，事先籌備起來。行李擱在李耶巴的車上，先一天起了程。第二天，他牽來兩匹馬，一匹帶着女鞍子，還裝了個絨靠背；一件外氈，捲成一個座椅的樣式，放在第二匹的臀部。歐班太太騎上去，坐在他後面。全福照管維爾吉妮，保羅跨上勒沙蒲杜。窪先生的驢，借的時候說好了小心。

路壞極了，十三里多路（註七）要走兩點鐘。馬陷在泥裏，一直陷到腿脛，從泥裏拔出來，屁股總要猛地動幾動；要不牠們就絆到車輪溝子上；有時候，牠們非跳不可。李耶巴的牝馬，在好些地方，忽然停住。他耐着心，等牠緩過氣再走；他談着沿路地產的主人們，往他們的故事上還添點兒道德的結論。好比來到杜克，有些窗子圍滿了金蓮花，他們打底下走過，他就聳聳肩道：

——這兒是位勒胡塞太太，不挑個年輕人嫁，反而……

全福沒有聽見下文；馬走快了，驢也跑起來；大家進了一條小路，柵欄開了，出來兩個小孩子，於是當着幾乎跨上門限的稀糞堆，他們下了牲口。

李耶巴媽媽，一見她的主婦，漫天價表示歡喜。她伺候她用午飯。開的是牛裏肌、大腸、灌腸、炒子雞、起沫的蘋果酒、糖果糕、酒糟李子，一邊還說着禮行話兒，什麼太太身子好的很，小姐來的越發「標緻」，保羅少爺長的格外「壯實」，也沒有忘掉他們去世的祖父母，因為李耶巴一家大小服侍過好幾代，所以全都認識。和他們一樣，田舍也上

了年紀。房頂的椽梁遭了蟲蛀，牆叫煙薰成黑的，玻璃窗被塵土弄成灰的。一張橡木櫥，盛滿了各樣的器皿，罐子、碟子、錫盤子、獸狼的機關、去羊毛的剪子；一管洗腸的機關，大極了，逗的孩子們直笑，三座院子的樹，沒有一棵不是圍住根長了許多蘑菇，或者圍住枝子長了一堆棚的。風刮下好些來，牠們又從半腰長起；果實多極了，全壓下來。草鋪的房頂，有的地方厚，有的地方薄，活像棕色的絨，還真抵擋得住最厲害的狂風暴雨；不過車房坍毀了，歐班太太說她記住就是，吩咐套上牲口。

又走了半個鐘頭，這纔來到土真。這一小隊旅客，下了牲口。走過哀膏這是一個橫懸在船上的絕崖；三分鐘以後，走盡碼頭，他們來到大衛媽媽開的金牛旅館的院子。

起首幾天，換了換空氣，洗了洗澡，維爾吉妮覺得自己好了些。沒有浴衣，她就穿着襯衫下水，一間稅吏的小屋子，借給沐浴的人們用，女僕就在這裏重新給她穿好衣裳。

下午，騎着驢，他們穿過黑石崖，往海格鎮那邊遊玩。小坡起初向上去，兩旁的地一個整一個整的，倒像一座公園的草坪，隨後來到一塊高地，上面交錯的有牧場和耕田。道旁荆棘叢裏，金雀花直直地挺着；一棵枯了的大樹，在碧空裏，杈杈隨處縱橫着。

他們差不多總躺在一塊草地上，左手是豆鎮，右手是哈福，面前是大海。後者被太陽照的發亮，和鏡子一樣平滑，靜謐極了，他們幾乎聽不見牠的呢喃；好些麻雀，藏在一邊，啾啾着；而廣大的穹窿覆住一切。歐班太太，坐着，做她的針線；維爾吉妮在她旁邊繡燈心草；全福採薄荷的花朵；保羅覺得無聊，只是要走。

別的時候，他們坐船搖過杜克河，尋找蛙殼。退潮的時候，留下好些海刺蝟、星魚、水母露出來；孩子們跑着，想捉住隨風而來的雪沫。睡了的波浪，捲上沙灘，沿着海岸展開自己。海岸一直伸出視線然而在陸地這面，卻有形似跑馬場的大草原的馬糞的沙邱攔住。他們從這邊回來的時候，坡下面的土鎮，隨着步子越來越大，所有的房舍不整不齊，彷彿在一種零亂的愉快之中，土鎮笑逐顏開上來。

日子太熱了，他們就不走出他們的屋子。外面眩目的太陽，從珠簾的縫隙，鑲進一道一道的亮光。村裏沒有一點聲音。下面走道上，也沒有一個人。這種沈靜的延曠，更其增加事物的安謐。遠遠傳來敲打船底的鈍聲，一陣熱風帶來柏油的氣味。

主要的娛樂是看漁船回來。牠們一過浮標，就開始打轉了。三根桅桿的帆有兩根落下來；於是前帆脹的和氣球一樣，牠們往前進行，在水浪的擊濺之中，一直滑到港口的中央，錨就忽地丟下來。船隨即靠岸攏住。隔着船板，水手扔上跳動的魚；一排貨車等着；好些女人戴着棉布帽子，擠到前頭提籃子，擁抱她們的丈夫。

有一天，其中一個女人攏近全福，過了一刻，全福整個歡天喜地，走進屋子。她尋見一位姐姐；納絲塔西·巴迺蒂，勒魯女人，出現了，胸前抱着一個喫奶的孩子，右手又抱着一個，左手領着一個小水手，後者拳頭攏在屁股上，圓頂小帽歪在耳朵上。

一刻鐘之後，歐班太太打發掉她。

他們總在廚房附近遇見這一家人，要不就在散步的時候，丈夫卻絕不露面。

全福和這一家人熱上來。她給他們買了一牀被，幾件襯衣，一個爐子；不用說，他們揩她的油，這種弱點激惱了歐班太太，而且她不喜歡那外甥的親暱——因為他「你」「你」地叫她兒子——再說維爾吉妮咳嗽，季候也過了時，於是她回到主教橋。

布萊先生指點她選擇一個中學校。康城的中學校要算頂好的。保羅送到那邊上學去；那邊會有好些伴侶，他很滿意，鼓起勇氣告了別。

既然不可避免，歐班太太只好接受她兒子的離別。維爾吉妮漸漸不大想念他了。聽不見他的喧嘩，全福老念叨着。然而來了一樁事分她的心；從聖誕節起，她天天領着小姐去學教理問答。

三

她先在門口跪一下，然後在高高的屋頂下面，在兩排椅子中間，她往前走着，打開歐班太太的凳子，坐下來，向她的四周觀望。

男孩子在右，女孩子在左，坐滿了唱歌地方的椅子；牧師靠近擺聖經的兒子站直了；在後殿的一塊玻璃窗上，聖靈向下看着聖女；（註八）在另一塊玻璃窗上，她跪在聖嬰耶穌前面；在聖龕後面，是聖米雪降龍（註九）的木影。

教士先撮述一遍聖史。她相信自己看見樂園、洪水、巴別塔；（註一〇）失火的城邑，湮亡的民族，傾覆的偶像；由這種暈眩作用，她尊敬天父，而且怕他生氣。隨後聽到耶穌殉難，她就哭了起來。爲什麼他們釘死他，他疼愛小孩子，喂

飽大家，治好瞎子，而且出於煦和，願意生在窮人羣裏，在一家馬廄的糞堆之上，蒔種、收穫、榨酒，福音上說的一切家常事物，她全經過；牠們一經上帝動用，也就神聖起來；因為愛惜聖羊，她越發疼愛羔羊，因為聖靈，她越發疼愛鴿子。她簡直想像不出牠的形體；唯其他不僅是鳥，而是一種火，而且有時是一種氣息。這或許是牠的光亮，夜晚在池邊飛翔；牠的呼氣，推動雲氣；牠的聲音，讓鐘諧和；於是在一種崇拜的心情之中，她坐着享受四壁的清涼和教堂的靜謐。

至於教義，她一點不懂，也不打算懂。牧師演講，孩子們背誦，她卻睡着了；隨後大家要走了，木屐打的石面響，她這纔馬上醒過來。

也就是這樣常聽，她學會了教理問答，因為她小時候就沒有受過宗教方面的教育；從今起，她模擬維爾吉妮一切的練習，和她一樣齋戒，同她一起懺悔。到了聖體瞻禮節那一天，她們合在一起獻了一張神壇。

第一次聖體瞻禮老早就苦住了她。她忙一陣子鞋，一陣子念珠，一陣子書，一陣子手套。幫她母親打扮她，她怎樣搽擦來着。

當着全部的彌撒，她好不焦心。布萊先生給她擋住唱歌地方的一邊；然而正在前面，就是一隊少女，戴着白色的花冠，在她們下垂的面幕之上，倒像一片雪田；她遠遠從思維的態度，更其玲瓏的頸項，認出她親愛的小姐，鐘響了。頭全低下來；靜極了。風琴一響，歌頌班和羣衆唱着「神聖的小羊」Agnus Dei，然後男孩子開始整隊；女孩子隨即站起來。一步一步，兩手扶十，她們走向輝煌的神壇，跪在第一級，依次領受祭餅，然後照着原來的行列，回到她

們的座位。輪到維極吉妮的時候，全福伸出身子看她；於是，由她真實的疼愛，她簡直把自己想像做這孩子；她的面孔變成她的，她的袍子穿上她的身子，她的心在她的胸口擊跳；到了嘴張開的時候，她閉住眼，險些暈了過去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她來到教堂的內堂。請牧師先生給她一分祭餅。她虔誠地領受，然而一點感覺不到同樣的愉快。

歐班太太想叫女兒成功一個全人；居岳既然不能教她英文、音樂，她決定把女兒送去寄宿在翁花鎮的魚須道院。（註一一）

孩子並不反對。全福嘆氣，覺得太太未免心狠。隨後她想太太也許有理，這些事超過她的能力。

終於有一天，一輛敞車停在門口；從上面下來一位道姑，要帶小姐走。全福把行李擱在車頂，囑咐車夫一頓，然後往匣子裏頭放了六罐蜜餞，一打梨，一捧紫羅蘭。

臨到分手的時候，維爾吉妮大哭起來；她抱住她母親，後者一壁吻着她的前額，一壁重複道：

——走罷！別哭啦！別哭啦！

腳凳抽掉，車出發了。

歐班太太實在支持不住了；她所有的朋友，勞爾一家大小，勒沙蒲杜窪太太，羅實佛裔家的老姑娘們，胡蒲維先生，還有布萊，晚晌全來安慰她。

想着女兒不在，她起初極其痛苦。不過一星期她收到女兒三封信，第二天用來寫回信，在花園散散步，吃點兒

書時間也就這樣消磨過去了。

早晨，全福照例到維爾吉妮的寢室走一趟，看看四面牆。不再幫她梳頭，不再幫她換鞋帶，不再幫她把被子弄的嚴密，——而且不再成天看着她的小臉兒，不再攙住她一塊兒走出去，她覺得簡直無聊，沒有事做，她試着編花邊。她的手指太笨重，弄的絲線也斷了；她什麼也不能領會，睡又睡不着，她自己說的好，「毀了。」

爲了「消遣消遣」，她求太太答應她接見她的外甥維兒道。

他來總在星期天做完彌撒，玫瑰色的面頰，赤裸裸的胸膊，帶着從田野經過的田野氣味。她馬上擺起棹子。他們面對面用午飯；爲的節省費用，她盡量少喫，卻給他擡的滿滿一肚子，所以一喫完，他就睡着了。下午兩點禱告的鐘一響，她就叫醒他，刷淨他的禪子，給他打上領帶，倚住他的胳膊，向教堂走去，好像一位母親這樣驕傲。

他父母總吩咐他帶出她點兒東西，什麼生糖哪、胰子哪、火酒哪，有時甚至於銀錢哪。他拿自己的破襖爛褲給她縫補；她答應了，高興多一個機會叫他再來。

到了八月，他父親帶他沿岸駛船去了。

這正好趕着假期。孩子們的回來安慰住她。然而保羅變的任性，維爾吉妮也到了不能用「你」呼喚的年齡，這成功一種拘束，她們中間一種障礙。

維克道前後航到毛萊（註二二）但開克（註二三）布萊迪（註二四）每次遠行歸來，他總送她一件禮物。第一次是一個貝殼做成的盒子；第二次，一隻咖啡杯子；第三次，一個大點心人兒。他長的好看了，身材長短相宜，有點兒

鬍鬚，一雙坦白的好眼睛，還有一頂小皮帽，偏在後腦梢，好像一個領港的。他給她講故事，撥上些水手的行話，逗她開心。

一八一九年七月十四日（她忘不掉這一天），星期一，維克道說，人家僱妥了他做長途海行，而且就在後天晚晌，他坐翁花鎮的郵船，去趕他的海船，後者不久就要從哈福啓旋。他要去上兩年也難說。這樣一個別離，全福想都不敢想起；爲了再同他說一聲再見，星期三晚晌，太太一用過晚餐，她就套上一雙木板鞋，一口氣走下主教橋到翁花鎮的小七里地。（註一五）

來到喀勒外前面，應該往左轉，她反而折向右手，在木廠迷了路，收回步，她向別人問路，人家叫她快些走。她繞着盛滿了船隻的水塢走，碰到纜索上，隨後地低了，好些道光交在一起，看見天空好些匹馬，她以爲自己瘋了。

碼頭上還有好些匹馬，看見海害怕了嘶叫。一架起重機把牠們吊上去，往下放在船裏頭。船上的乘客，在蘋果酒桶，酪餅筐和米袋中間互相擁擠着；人聽的見雞叫；船長詛咒着；一個小水手，肘子靠住繫錨的地方，對這一切全不關心。全福沒有認出他，只是叫喚「維克道！」他擡起頭；她往前跑，可是人家忽然抽去了梯子。

郵船，好些女人一邊唱一邊拉着，出了港口。龍骨克察響着，沈重的波浪鞭着船頭。帆轉了方向，一個人影也沒有了；——在月光照耀的銀海上，只有一個黑點子，越來越澹，陷下去，消失了。

全福走過喀勒外，想到把她頂疼愛的人託付上帝照管；她站直了，一臉的淚，眼睛望着雲彩，禱告了許久。全城睡着，幾個稅吏走着，水從閘孔不停地往外流，聲音就和一道瀑布一樣，兩點鐘響了。